

方 還 俗 凡 念 又 生

——還俗記之五

念 生 浩

庶母曹太夫人看見兩個和尚坐在客廳裏，覺得不大像樣，便拿了二百塊大洋給我，叫我去做幾套西裝，那時上海的西服，有三十塊一套，就不是太差的了。

可是我那年同月同日生的表妹陳淪生，却仰天大笑。

「淪生！妳笑什麼？」曹太夫人叱着她。

「一個大光頭和尚，去做西裝，豈不要駭死外國人？」

當年上海並無現成西裝可買的，至少在上流社會家庭裏，決不會在估衣鋪裏，去買一套舊西裝。

親友中又無合身的衣服可借，最後只好先叫縫裁來家裏做了二套紡綢褂袴和一件羅長衫，爾後我也沒有再做西裝，因為光頭穿西裝反而覺得不登樣，而二百塊錢，却移作了在上海交女朋友們的費用。

和尚才一還俗，便樂園思凡，未免荒唐之極！可是這裏又有一段亦可告人的秘辛。

當我將八個月做和尚的故事，不厭其詳的報告了家人以後，我最關切的便是前妻S趕赴後方侍母的那一段情況。我從法國趕回國來參戰，是

從廣九、粵漢、而九江、再赴南京教導總隊去報到的。前妻S根本沒有同去法國而一直寄居在天津娘家，後來首都吃緊，她穿過江陰的封鎖線，坐淺水小船到南京來看我。當時已經十分緊張，才三天便坐了最後一隻眷屬船去了牯嶺，家母還在廬山，從避暑就沒有下來，所以我叫她去作伴。此事已於前文有所述及。

我一到上海第二天，當然先就打了一個電報到牯嶺去竹報平安；可是我聽說前妻S却又回到了天津去，所以我也想追一份電報去，可是我既無母却一再的阻止着我。

「平津已經淪陷，被鬼子知道你生還了，對廟子真的和尚會不利的，還是過天寫封信去的好。」

我當時才是一個中校團副而兼營長，生死應與情報機密無關，可是敵人若追報而發現鷄鳴寺會匿藏過軍人，那倒是非同小可的事，真可說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我也不得不有些顧忌。所以我沒有同時打電報。但我想抽空來寫信的時候，也還是同樣的被阻攔，同時我既已生還，不免有許多親友間的應酬，倒也沒有想到什麼意外的事件業已發生。

洋少奶奶哭過多次

「你那位洋少奶奶，不知來哭過多少次，你怎個不去通知她一下？」

「什麼洋少奶奶？」庶母的一問，我倒糊塗起來了。

「那位叫做什麼羅西泰的洋婆！可是中國話倒說得蠻好的。」

「她來過我家麼？」

「豈只來過」這回是小妹先因的答話：「南京失守後，她三天兩天來問二哥的消息，後來我們告訴她說大概沒有希望了，還狠狠的哭了一頓才走的。」

羅西泰也是巴黎的女同學，出身於名門，父親會做過德華銀行的行長，胞叔是國民政府次長階級的行政官，也會任情報機關的首長，羅西泰的母親是德國人，所以這位混血小姐，完全像個外國洋娃娃。北平的教會學校出身，德語是母親的家教，而她自己又留法，在外國語言方面，却真有她的天才，可是在巴黎的同學中，她並不是大受歡迎的人物；第一是因為她完全像個外國人，除了語言之外，根本缺乏中國的味道；其次她

的生活太豪華，更增加她的優越感，而中國學生，誰也不願意吃她那一套，所以在我們同學中，並不太打她。

我之認識羅西泰是由當時駐法公使館一位女職員唐麗提小姐所介紹的，麗提是唐寶潮先生的女公子，乃母是會著「清宮二年記」德齡公主的令妹。中華已是民國，她又出身於民國初年之後，當然早已失去了她那皇親國戚的身份。不過即以唐寶潮先生來說吧！在北方政府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以家庭的關係，又因為精通外語，而被調在駐法公使館服務。當年我國與法國並未交換大使，顧少川（維鈞）以特任全權公使而駐法，其實少川先生在國內業已任過國務總理，已經是高過於部長階級的人物。麗提之調使館工作，在我想必有家庭世交的淵源，因為在三十年前，女外交官還是一件稀罕的事。

### 傳奇人物——唐麗提

麗提與我相認識於南京，這當然是我留法以前提的事，當時我已經中校軍官，而麗提還是一個毛丫頭，初出學校，在外交部做一個委任科員。

我對羅西泰的事還沒有說清楚，忽然先提到唐麗提，未免是離題太遠；可於麗提却是一位傳奇的人物，所以我不妨多囉囉幾句。

麗提是先天生的跛子，姑不論其是否美麗，最多只是一個半截美人，可是才華絕代，中英法文俱佳。有一回她很氣憤的對我說：

「人家稱女職員都是花瓶，而却叫我是瓦礫子，你說氣人不氣人？」

在三四十年前，機關用女職員很少，所以一

般稱女職員為花瓶，意思是擺擺樣子的，倒也不一定是含着侮辱女性的意味。

我笑着回答她說：

「花瓶是擺設擺設的，而瓦礫子却有它的用途，假設你叫妳為砂鍋的話，既可以燉魚頭，又可以燉豆腐。」

這當然是青年人相互間開玩笑，說實話，麗提在外交部也好，在駐法使館也好，都是有才之才。

我說麗提不是天生的跛子麼？然而舞技絕好，但在巴黎却没有留學生願意和她共舞，因為大家都怕被人嘲笑。我和她既是南京時代的老朋友，尤其是同情她那先天的疾病；因此每逢有舞會的話，她必約我同去，我都是欣然接受他的約會，從來沒有拒絕過她。有一天她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

「昨天晚上有一次外交舞會，我爲你要了一份請帖，請你穿中國軍裝來參加。但這回你不要嫌我這個瓦礫子，我還爲你請了一位美麗的中國小姐爲你的舞伴。」

但當我到達舞會之後，麗提所介紹的小姐，却完全是一位外國面孔，只不過會說中國話而已；那便是羅西泰。這令我失望，她雖然真是非常秀美，可是留學生所切望的是一位純中國式的小姐；若是要一位外國妞兒的話，在巴黎，我們是可以抬手而得。

### 唐麗提下嫁泰國皇族

現在還是先談唐麗提的事，她在三十年代時，嫁給了一位泰國的皇族；抗日勝利後，我服務

於臺灣警備的時期，她們夫婦會相偕來臺訪過我。他的夫婿經營着航運，大陸淪陷前夕，她們夫妻有點駭怕，雙手將一隻八百噸的美信輪送給了我。我當時還是現役軍人，無法來經營船舶，便交給了兩位留法的同學來代管，一批少爺老爺來營商，最後是弄得來債務連天，直到不可收拾，可是唐麗提沒有要我一個銅板，却是一件事實。

諸公讀我的拙作後，一定可以體會到麗提的豪放和她的才華。可是她的婚姻並不太幸福，僅憑清代的皇族，嫁一位外國的王家，在現代化的觀念中，其基礎是不够穩固的。然而麗提却有她吃飯的本領，現仍在曼谷執教。

話說回來，自從麗提將羅西泰介紹給我，我和羅西泰並沒什麼來往，因為中國留學生的生活方式，還是和洋人不同，何況羅西泰住在巴黎的八區，而中國留學生都住在五區，以臺北來作比的話，我們是在臺大附近，而她却住在中山北路。

可是這位半外國小姐對祖國却有一種特殊的愛好，尤其是非常歡喜搓麻將；所以每逢假期，總是和麗提一同到五區來找我們。因爲麗提和我熟，所以每次都有我在座。

在巴黎當年，中國學生搓麻將並不盛行；可以說是嫌棄的程度；因爲巴黎的玩法多着呢！誰願意將時間消磨在麻將桌上，何況又不准賭博，各人自己又沒具備工具，在咖啡店租一付麻將；輸贏僅是飲料的付賬而已。

我雖然和她們搓過不少次的麻將，對麗提不說，我們是世交；而對羅西泰也沒有任何超過同學的交情。讀者諸公一定認爲這是一句謊話，人

家能到我上海家中去哭，還說得來冠冕堂皇，抵賴得來乾乾淨淨！

### 留學生今昔大不同

其實不然，當年的留法學生，與現在留美的情况迥然不同。現在的留美學生，幾乎是有去無回，連我兒子也一樣。當年的留學生，——不定是留法國——從來沒有說留了學而不回國的，因此結婚都是等到回國之後的事，而玩玩呢，誰也不願意找中國女學生的麻煩。月亮固然不一定是外國的好，但誰也不能否認，巴黎的妞兒是世界第一。

有這樣一個故事：我在巴黎，有一次去訪一位中國同學，但他出去了，而房門又鎖着，便不得不在房東太太的客廳裏等候。那正是小中學放學的時間，回來了一位半東方血統的男孩子，進門就親親媽媽。

「這是你的孩子麼？」我問着房東太太。

「是的，我就是這樣一個孩子。」

「那末他的爸爸呢？」

我不好問得他爸爸是否中國人，抑或是越南人？但我知決不是我要訪問的朋友，因為年齡差得太遠。

「他的爸爸回中國去了。」房東的太太快喪的回答着。

「有信來？」

「十三年前，他一去就不復返。」

「叫什麼名字？」

「我只知道他姓趙。」

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天下第一

姓，叫一個外國女子到什麼地方去找去呢？所以在我那輩的留學生常說：找外國太太而帶回國的，都是天下第一好人，否則吃了油大，拭拭嘴，連個謝謝都不說就溜之大吉了。

在那種環境當中，除非真想結婚，誰也不會和中國女學生打交代的。我之不敢沾羅西泰，並不說我老實，而是說我懂得這個竅門兒，不想找一張狗皮膏藥往自己身上貼，何況我已是結過婚了的人。

七七事變發生，中日間的糾葛太多了，誰也沒有多加注意，可是我如密奉電召返國，因為我是一個現役軍人，軍令如山，本是刻不容緩，可是當時空旅還不够發達，海路有一定的船期，有兩位最好的朋友姓陳和姓孫的，打算直送到馬賽，因為還有一個星期的空檔，我們便相偕先到尼斯去玩耍。那是南法藍色海岸的一個重鎮，冬天避寒，夏天避暑，都是勝地。可是避寒是頭等人，而避暑却是二等入，因為冬天是雖是十分的燥，而夏天却不是十分的涼。另外有一批則不分冬夏，那便是賭客，因為蒙地卡羅就在隔壁，坐電車去只要五分鐘，而寄一封信却要一角，因為那算是另外一個國家——摩拿哥。

一九三七年夏天，尼斯却特別的隆盛，因為英國的愛德華八世，捨江山而不要，正在尼斯附近和辛浦孫夫人結婚。

### 在尼斯遇到羅西泰

我和陳孫三人一到尼斯的第二天，便在海岸邊遇到了羅西泰。

「你們怎麼也來了？」

「怎麼？妳可以來就不許我們來麼？」姓孫的先統了她一句。

「妳來了多久？」姓陳的問着。

「快一個月了，我租了一層公寓，有四間房子，你們都可以到我那裏來住。」

「不了，我們的旅館也已經住定了。」這回是我婉謝了她。

「那末我們有四個人，可以打一桌麻將。」羅西泰的麻將癮真不小。

可惜我們在尼斯並無法找到一付麻將牌，結果我們還是上了蒙地卡羅。

於是乎，我們一同去賭，一同去游水，一同去跳舞，羅西泰變成了我們間的女王，微臣們捧着，一切都由她會賬。

我們三個男孩子中以姓孫的最小，當然談不上配羅西泰，我是結了婚的人，誰都知道，最有希望的只有姓陳的了。可是姓陳的那位同學是位忠厚老實人，所以我和姓孫就想特別的捉弄他一下。

「老陳！加緊追呀！不要過驕門而不大嚼。」

說真話，羅西泰是由線玲瓏，該粗的粗，該細的細。

「怎樣追法？」陳老兄已經上了我和孫的鉤。

「那還不簡單，她不是要我們搬到她公寓裏去住麼？你一個人搬去好了，還可以省一筆旅館錢。」我拼命的加油。

「要搬，我們三個人一齊去，她不是約過我們三個人的麼？」

「三個人呀！」姓孫搖了一搖頭。「那還有你老陳的份，我們真是老鈕最饒。」

「不要胡說八道！」我瞪了老孫一眼，我說：「這樣好了，我們買幾瓶酒，將她灌醉，……我沒有好意思說下去。」

「對！」老陳拍着手，但他接着說：「我們三個人對她一個，誰沒有醉就算誰的。」

「那不行！」老孫提出了反對，因為我和孫說好了的要整老陳。他說：「我太小，不想討過老婆娘，老鈕又有太太，不應當做缺德的事。我們請她喝酒，我和她拼，我醉了，老鈕送我回旅館，你護送她回公寓。下文就看看你自己的了。」其實，我們三個人誰對羅西泰都無意，缺德的事也不想做，但是青年人有一股惟恐天下不亂的勁兒，大家一致的想法灌醉她，想看她出洋相。

### 黃鶴樓上看翻船

主意打定了，我們就買了三瓶V O的麥克奎兒牌子的哥拉克，四隻玻璃杯，在晚風徐徐的海邊堤岸上喝着，卡齊諾舞廳裏所播出來的音樂，正為我們湊興着。

羅西泰却不以我和老孫為對手，儘管老孫一夥子勁兒要和她乾杯。我呢！因為決定了送老孫的任務，所以我一直在作壁上觀，站在黃鶴樓上看翻船。

羅西泰既肯找老陳，我們想這也好，女有意，男有情，她總算是看得起老陳。

我們是跳過舞才去喝酒的，大概是從午夜喝到了三點。

玉山頹矣，羅西泰真到了醉眼惺忪！而老孫

竟從堤岸上掉下了海裏去，幸虧是落潮時候，否則簡直要鬧出人命！

當我將老孫從沙灘上扛了上來，羅西泰和老陳的影子都不見了。這我在想，總算皇天不負厚望，完成了她們的好事。

我攔了一部馬車，那本是用來兜風的，我卻將它當成了計程車用，好容易將老孫弄回了旅館安頓後。我想，老陳的房間裏不知有沒有珍貴的物品，像照相機這類的東西散着？於是乎我走到老陳的房間的門口。門沒有上鎖，我一推就進去了，現在我眼前的是老陳和衣仰臥，腦門子上蓋着一塊冰毛巾，而羅西泰却站着一張舊報紙在為他打扇。她根本沒有醉，她早識破了我們的詭計。

第二天下午，我們又聚在一起，却給那位女王用京片子罵得來狗血淋頭。

「我們今晚再喝過，一人一瓶哥拉克，誰也不准耍賴，老鈕最壞，他一滴都不喝。」羅西泰先向我開了炮。

「你饒了老鈕吧！他馬上就要回國去打仗了。」老陳畢竟是好人，很體面我。

「真的麼？」羅西泰皺眉一飲，真是動了容，談到打日本人，誰却沒有了笑容。

「當然是真的，船票買好了，我和老陳就是為送他到馬賽而來的。」

老孫也說了實話。

「為什麼不一同回去打鬼子呢？你和老陳也算是男子漢？」

「我們既不會開槍，又不會開砲，打仗是老

鈕的事情！」

「你們不去，我去，我送老鈕回國。」羅西泰瞪着一雙杏眼。

###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

在我要赴馬賽乘船回國的前夕，我們四個人還在一起吃了一頓晚飯。商量着翌日清晨，我們先到馬賽玩半天，下午再上船，船是預定在傍晚啟碇的。

「一早上馬賽，我起不來。」羅西泰提出了異議。

「妳不打算送老鈕，妳不說是要送他回國的麼？」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算了！」羅西泰既那樣的冷淡，我便向陳、孫二人使了一個眼色，要他們不要再說下去。

葡萄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酒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不消說：第二天在我們三個男孩子共進午餐時，也是同樣的黯然。雖然當時我們都是年輕氣壯的小伙子，但終免不了還是有「多情自古傷離別」之感，何況我是要去踏上戰場。

達爾德朗——一萬六千噸的郵船，慢慢的離開了馬賽棧橋，送別的七彩紙條牽不住這艘巨輪；行客送客儘管還在互相的搖手，但視線業已模糊；除祖國外，我平生最喜愛的國家——法蘭西，就此別離了，在那裏還逗留着我許多親愛的同學和親友！

船將出港了，我轉到右舷去遠眺着基度山小島，那是因大仲馬名作「基度山恩仇記」而出名

，是孤立在海中的一所監牢。  
我正俯在船邊傷神，一隻玉筍尖尖的手突  
然搭在我的肩上，回首一看，却是含笑佇立着的  
羅西泰。

「呀！羅西泰！妳真真的來了！」

「我幾時說過假話？」

要說羅西泰是爲了送我而一同回國的，那末  
免是自己向船主貼金，她來去於法國已不是一次  
，這次也一樣，不過與我是偶合而已。

達爾德朗號在那次航行中，一共載了廿五個  
中國人，廿四位都坐的是三等艙，而羅西泰一人  
却是在頭等艙。

在三等艙裏的廿四位同舟人，都那樣寒酸麼  
？那倒不見得。例如說其中就有中山大學文學院  
院長吳康教授的夫人，以及爾後嫁給王武少將的  
趙連女士，和電力公司新竹區高級職員張運權，  
都是出身於高貴家庭的男女貴公子。

爲什麼大家都坐三等艙呢？第一是三等艙的  
艙位並不壞，而以學生身份還能打個八折，頭二  
等却無此享受。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大家熱鬧，  
一窩蜂的大家相約都買了三等票。

獨有羅西泰一個人單獨行動，所以她在巴黎  
一向就感到孤獨。

### 羅西泰「移樽就教」

在郵輪上的等級向來是分得非常的嚴格，幾  
乎是不相往來。我爲了不願看那頭等艙裏侍衛的  
臉色，所以我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你爲什麼不來看我？」

隔一天羅西泰到三等艙裏來質問我。

「小姐！我們坐三等艙的人，不敢隨便亂闖  
的。妳要是感到寂寞的話，不妨移樽就教。」

「他們不會討厭我？」

「本來都是同學，誰會討厭妳！」

歐亞航路當時有兩隻快速輪，是屬於義大利  
的，叫做康德盧梭和康德梵爾，若用意譯的話是  
紅伯爵和綠伯爵號。這兩隻船只須走二十一天，  
其他的都約走上三十天左右。倒不是其他國家沒  
有快輪，而是義大利在南歐，先登上登岸再轉車  
到歐洲各地，就可以節省五六天的時間。

漫長的旅程中，除船上安排着許多節目以慰  
佳賓外，最要緊的是要合羣，以社交來消磨時日  
。羅西泰聽了我的忠告，移樽就教的參入了留學  
生的陣容，並不感到十分的寂寞。可是那一段期  
間，正是滬戰戰役最緊張的時期，僅靠着船上無  
線電訊所報導的一點戰訊，公告欄上寥寥數語的  
簡報，真使我們這二十五個人，像熱鍋上的螞蟻  
似的，不知所措！

船到了西貢，已是九月上旬，以我個人當時  
的判斷，我假設到上海，恐怕已無法可以坐火車  
或江輪到南京，因爲所有的交通可能都爲日軍所  
遮斷。所以經過考慮後，打算在香港上岸，循廣  
九、粵漢再順江而下。當我將這意見徵詢羅西泰  
，她也認以爲然。

「那好，我就在西貢爲你餞別，我們上岸去  
玩個痛快！」

下一站便是香港，一到碼頭，我就得離開她  
了。

我們在西貢登岸從先到堤岸中國城的太湖樓  
去吃一餐豐盛的晚餐。她用廣東話點着蠔油牛肉  
，鷄球菜遠和鳳爪冬菇湯時，惹得那粵籍的侍者  
，大笑着說：「番婆會講廣東話。」

飯後我們又坐了二十公里的計程車，到了  
一處外叫着「卡斯卡德」的遊樂場。卡斯卡德在

法文的意義是瀑布，顧名思意是有山有水，既有  
游泳池，而又有跳舞場。

### 月色淒清陌上同行

不記得那天是陰曆的什麼日子？月白風清，  
而山明水秀，我哼着一首歌：「今夜的月色淒清  
，我倆在陌上同行。」因爲我們到了卡斯卡德，  
並沒有走入舞廳，而却是步月談天。她挽着我的  
手臂問我：

「你懂得中國的詩詞麼？」

「懂一點。」我漫不經心的答復着。

「我想作一首詞送給你。」

「番婆！妳也會作詞？爲什麼不送我一首詩  
呢？」

「我歡喜詞，因爲詞是有規律中的而不規律  
。」

「是的，所以古人名之爲長短句，那末就請  
妳做吧！我會感覺得光榮的。」

「那有那樣快？我還在學，讓我慢慢的想想  
看。」

我們秉燭夜遊玩的很晚，回到船上業已清晨  
，那時西貢的治安很好，卡斯卡德離湄公河口的  
碼頭，至少有十二公里。

近鄉情怯，滬戰戰訊也極其不利於我方；所  
以船上「靠九龍，我便一樣的上岸，當我向她  
告別的時候，她塞了一張紙條在手上。我想那  
也許是廣義的所謂情書，是青年人常常要的一種  
手法和把戲，若當着她的面打開來讀，反而會失  
去了情調。

當我寤定在旅舍之後，我才知道那是一首搗  
鍊子的詞，只是極短的小令：  
「深夜月，別時裏，一樣淒涼愁意豐；  
月送君征機伴月，相思還有月相通！」  
以風格論，當然談不上是入流的作品，但出  
之於番婆之手，情意懇切，倒也頗爲難得，我一  
直都珍惜着它。

(待續)